



GII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65

DADDY-LONG-LEGS

长腿叔叔

生活中，并不只是在大难临头时才需要表现出品格。任何人都需要勇气去面对能把人压垮的不幸和危机，然而笑对日常生活中的小麻烦——我真觉得这是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

——简·韦伯斯特

〔美国〕简·韦伯斯特 著 张小意 译

Jean Webster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65

〔美国〕简·韦伯斯特 著
张小意 译

长腿叔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腿叔叔：汉英对照 / (美) 简·韦伯斯特 (Jean Webster) 著；
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7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Daddy-Long-Legs

ISBN 978-7-5447-7332-4

I. ①长… II. ①简… ②张…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书信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5595 号

长腿叔叔 [美国] 简·韦伯斯特 / 著 张小意 / 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杨红丹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332-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10-85376178

译者序

完美的童话

直到译完这本书的结尾，我才发现原来《长腿叔叔》是一部出其不意的作品，这样令人惊喜的结局完美得像一出童话，或许，它本身就是一部成人童话吧！

这本书的作者简·韦伯斯特（1876—1916）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感情丰富而又诙谐有趣的书，不知道是不是部分得益于家族的遗传——她是美国知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侄孙女，《长腿叔叔》是她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

简·韦伯斯特对慈善事业的参与构筑了这部小说的框架，作者在对穷苦人民的访视中，坚定了逆境中成长的孩子能成就大事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发了《长腿叔叔》的问世，也正因为亲眼看到了这样的生活，有过感同身受的体验，作者才能将孤独、骄傲、勤奋的小孤儿茱迪的各种微妙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小茱迪活泼、俏皮、倔强的个性在给长腿叔叔的信中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她的任性、骄傲、刻苦、知足也在笔墨间随意流洒，我们在她身上读到了小女生特有的虚荣，也读到了足以克服虚荣的隐忍，然后顺其自然地随着她走进爱情，或许她的爱情和任何我们知晓的爱情一样盲目得可爱。

小茱迪和长腿叔叔似乎具有“过度幽默”的特质，这着实让死

板的人们有点吃不消，让无关痛痒的人们好气又好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是需要天真和勇气的！所以，小茱迪这个人物才会显得鲜明生动、可爱真实，就像笑容甜美的邻家女孩，让人忍不住要去宠爱她。

小茱迪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充分地展现出她的智慧和灵气。一一列举并且解释这些闪光点实在是很困难。那么就这样吧，请你们沿着我翻译时走过的同一道路走下去——先到孤儿院去看看她，感受一下孤儿院公式化的冷漠，小茱迪的零乱不安与繁忙，然后随着她睁大眼睛满怀好奇地走进校园，和她一起努力地生活、书本中汲取知识，亲眼看着她茁壮地成长，看着她渐渐摆脱孤儿院给她带来的忧伤、自卑、压抑，乐观地面对一切挫折，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吧。

目 录

忧郁星期三.....1

杰瑞莎·艾伯特写给长腿叔叔史密斯的信.....7

忧郁星期三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都糟糕透顶——是满怀恐惧地等待，鼓足勇气地承受，而后再急急忙忙地忘掉的一天。每层楼的地板都得一尘不染，每把椅子都必须整洁无瑕，每张床都要铺得一丝不皱。要给九十七个四处乱爬的小孤儿梳洗干净，套上刚刚浆洗过的花格布衬衫，一个个地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仪态，还要教他们学会不管理事什么时候问话，要回答“是的，先生”或“不，先生”。

这个时候真是令人痛苦。可怜的杰瑞莎·艾伯特作为最年长的孤儿，这一天对她来说就更倒霉了。像往常一样，这个特殊的星期三总算挨到了尾声，杰瑞莎终于从厨房逃了出来，她刚在这里为客人们做了三明治，又跑到楼上去完成她的日常任务。她负责的是第六室，那里有十一个四岁到七岁不等的小不点儿，放了十一张排成一行的床，杰瑞莎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集合起来，帮他们整理好皱巴巴的上衣，擦了擦鼻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排成整齐的队伍，而后领着他们去餐室，吃面包，喝牛奶，还有李子布丁，享受半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做完这些后，她跌坐在靠窗台的椅子上，将涨得生疼的太阳穴抵住冰冷的玻璃。她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就手脚不停地忙，还时不时地被神经质的女监事责骂、催促，私底下的李佩特太太可并不会一直保持她面对理事及女宾时平静、庄重的样子。杰瑞莎的目光越过

一片上了冻的开阔草地，越过孤儿院高高的铁栏杆，落在远处起伏的山峦、山间散落着的农庄，以及光秃秃的树丛中露出的村庄尖屋顶上。

这一天结束了——就她所知，相当顺利。理事和巡查委员会成员照例巡视了孤儿院，读完了报告，喝完了茶，现在正急匆匆地赶回家享受令人欢欣的炉火，至少要到下个月才能想起他们照管的这些折磨人的小鬼。杰瑞莎探着身子，好奇并带着一丝憧憬地望着那成队的马车、小汽车驶出孤儿院的大门。她幻想自己跟随着一辆又一辆车，去了那些沿着山腰星罗棋布的大房子前。她看到自己穿着皮大衣，戴着插了羽毛的天鹅绒帽子，靠在椅子后背上漫不经心地对车夫说：“回家。”然而到了门槛上，家的画面便模糊不清了。

杰瑞莎喜欢幻想——李佩特太太告诉她说，幻想，要是不小心的话会惹麻烦——但是不管她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都无法带领她跨过门廊，走进那些她想去的屋子里。可怜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小杰瑞莎，在她有生的十七年间，从未跨入一扇平常的家门，她根本就想象不出那些没有孤儿烦扰的人怎样生活。

杰——瑞——莎 艾——伯——特

办公室有人找

照我看

你还是快点为妙！

汤米·迪伦参加了唱诗班，从楼梯到走廊他一路都在唱歌，靠近第六室的时候，他的歌声越发嘹亮起来。杰瑞莎从窗口收回了目光，不得不再次面对生活的烦恼。

“谁找我？”她打断了汤米的歌唱，急切地问。

办公室里的李佩特太太

我想她快疯啦

阿——门！

汤米拖长了声音唱着，他的语调并没有恶意。甚至连心肠最硬的小孤儿也会对犯了错被叫到办公室的姐姐满怀同情，因为她得到办公室去面对招人讨厌的老太太。汤米还是蛮喜欢杰瑞莎的，虽然她有时使劲儿地拽着他的胳膊，或是差点要把他的鼻子给擦下来。

杰瑞莎没有再说话，走了，只是额头多了两条皱纹。她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三明治不够薄吗？是果仁饼里有壳吗？还是哪位女宾发现苏茜·霍森的长袜上有个洞呢？是不是——哦，糟糕！——第六室那些天真无邪的小宝贝跟理事顶嘴了？

低矮的长廊上灯还没有亮，她下楼的时候，最后一位理事站在那儿，正准备离开，他站在通向院外的门口，杰瑞莎对他只有个一闪即逝的印象——他很高。他正朝着一辆停在弯道上的汽车挥手，车子启动开过来时，耀眼的光芒把他的影子投在了室内的墙壁上。影子奇形怪状的：拉长的四肢沿着地板奔跑，蹿上了走廊墙壁，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长腿叔叔”——那是一种摇摇晃晃的大蜘蛛。

杰瑞莎紧锁的眉头顿时松开了，发出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她性格开朗，一点点小事都能把她逗乐。谁能从哪个理事的难堪之中找到点乐子，自然是意外的惊喜啦！她继续往办公室走去，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她非常开心，面对着李佩特太太时也是笑逐颜开。出乎意料的是，杰瑞莎发现李佩特太太也相当和蔼，即便她没有笑容。她的表情愉快得像在接待来访的客人。

“坐下，杰瑞莎，我有话要对你说。”

杰瑞莎坐在了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一辆汽车从窗外闪过，李佩特太太的目光跟在它后头。

“你注意到刚刚走的这位先生了吗？”

“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他是我们最富有的理事之一，给救济院捐赠了大笔的款项来支持我们。我没有权利说出他的名字，他特别要求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杰瑞莎的眼睛微微睁大，她不习惯被召到办公室里来和监事谈论理事们的古怪脾气。

“这位先生一直很关注我们的几个男孩子。你记得查理·本顿和亨利·弗瑞兹吧？他们两个都是——这位，呃……理事先生送去大学的，他们两个人都很用功，都以良好的成绩回报了这位先生的慷慨资助。别的回报这位先生并不想要。迄今为止，他的善心仅限于男孩子，我从来没能让他对这里的女孩子有一点点的兴趣，不管是多么值得的姑娘。我可以告诉你，他不喜欢女孩子。”

“是的。太太。”杰瑞莎讷讷地回答，因为此时，这样的回答似乎是李佩特太太希望听到的。

“今天在例会上，有人提到了你的前途问题。”

李佩特太太略微停顿了片刻，而后又慢条斯理地说了下去，这让她的听众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

“你也知道，通常，孩子们十六岁以后就不能留在这里了，但你是个例外。你十四岁就完成我们的课程，成绩不错——但也不尽然，得说你的操行并非一向优良——我们才让你继续在村里的中学读书。如今你就要毕业了，当然，院里不能再负担你的费用。即便如此，你也比大部分孩子多读了两年书。”

李佩特太太全然不提在这两年里，杰瑞莎为了自己的食宿卖力地工作。救济院一直是第一位的，她的学习排在第二位，一旦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杰瑞莎就得被留下来打扫卫生。

“我刚才说了，有人提出你的前途问题，讨论了你的表现——一场彻底的讨论。”

李佩特太太用谴责的目光望着这个“被告席上的小囚犯”，而“犯人”也配合地露出有罪的神情。因为这种表情是李佩特太太希望看到的，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记起了自己有什么让人侧目的污点记录。

“自然，像你这种情况，通常安排一个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你在学校的时候有些学科学得很不错，英文甚至可以说非常优秀。普里查德小姐是我们巡查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学校理事会的成员，她曾经和你的语文老师谈过话，她说了一大通你的好话。她还大声地朗读了你写的一篇作文，叫作《忧郁星期三》。”

这下杰瑞莎可真的知罪了。

“你嘲笑这个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救济院，这让我感觉你丝毫不知道感恩。要是你没有这么幽默的话，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原谅你。然而，幸运的是，那位先生，刚刚走掉的那位理事先生表现出了极大的幽默感，就因为那篇无礼的作文，他决定送你去上大学。”

“上大学？”杰瑞莎瞪大了双眼。

李佩特太太点了点头。

“他留下来和我谈了条件，条件不同寻常。我觉得这位先生相当古怪。他认为你很有天分，他想把你培养成作家。”

“作家？”杰瑞莎的脑袋一下就蒙了，只能重复李佩特太太的话。

“这只是他的愿望，能否成功将来自自然会知道的。他会给你提供充裕的零花钱，对一个从来没管过钱的女孩子来说，几乎是过于慷慨了。不过他把事情的细节都计划好了，我感觉似乎不能再提建议了。今年夏天你还是在这里，普里查德小姐慷慨地答应帮你添置衣服。至于你的膳食费以及学费，直接由那位先生付给校方。大学的四年里，你每个月会有三十五美元的零用钱，这足以使你和其他学生的情况相当。这位先生的私人秘书每个月会把钱寄给你，而你每个月收到钱以后要写信给他。并不是要你感谢他给的零用钱，他不在乎你提不提这个，而是让你写一封信说说你的学习进展，以及生活细节，就好像你的父母还在世，你会给他们写的信一样。收信人的名字叫约翰·史密斯，信件由他的秘书转交。这并不是他的真名，他宁愿不让人知道他的真名。对你而言，他永远就是约翰·史密斯。他让你写信，是因为他认为没什么能比写信更能培养人的文学表达能力，

既然你没有家人可以通信，他希望你用给家人写信的方式来给他写信。同样地，他也希望能知道你的进展。他不会回你的信，也不会特别挑剔你的来信。他不喜欢写信，也不希望写信成为你的负担。如果有什么紧急问题，有必要回复你的话——譬如你被开除，我相信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可以和他的秘书格利兹先生联系。对你这一方，这些信件则是绝对的义务，这是史密斯先生对你唯一的要求。因此，你必须把信当成要按时支付的账单一样准时寄出。我希望你的语气能一直保持恭敬，这能反映出你所受到的教育。你必须牢牢记住，你的信是写给约翰·格里尔之家的一位理事。”

杰瑞莎的眼神急切地找寻门在哪里，她已经兴奋得晕头转向了，这会儿，她只希望从李佩特太太的老生常谈中逃开，而后想一想。她起身，试探着退了一步，李佩特太太用手势示意她留下来——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演说机会。

“我相信，对于这从天而降的好运气你一定是心存感激吧？像你这种情况的女孩子很少有这种见世面的机会，你必须永远地记住——”

“我——是的，太太，谢谢您。我想，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得去补弗雷德的裤子了。”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李佩特太太盯着门咽下了一肚子被打断的唠叨。她才刚刚说到兴头呢。

杰瑞莎·艾伯特写给
长腿叔叔史密斯的信

敬爱的、好心的、送孤儿上大学的理事：

是我呀！昨天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新奇的感受，不是吗？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

大学这么大，是最能让人犯迷糊的地方呀——只要离开自己的房间我就会迷路。等我感觉没这么混乱的时候再给您细细描述一番，并向您汇报我的课程。不过，要等到星期一早晨才开始上课呢，这会儿是星期六的晚上。但我还是想先写信给您，彼此熟悉一下。

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写信感觉很怪。实际上对我来说写信这件事就很奇怪——我这辈子到现在写过的信也没超过三四封。所以，要是不规范的话，就请忽略不计吧。

昨天上午走以前，李佩特太太和我有过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她告诉我今后该如何为人处世，特别是怎么同一位对我这么仁慈的好心先生相处。我务必要对他非常恭敬。

然而，对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我如何尊敬得起来呢？为什么您不选个稍微有点个性的名字？我倒不如给亲爱的拴马桩或者亲爱的衣架写封信。

整个夏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有关您的事情。这么多年，忽然有个人关心我，让我觉得好像有了个家，觉得有了归宿。这是种令人陶醉的感觉。然而我不得不说的是，当我想到您的时候，我的脑子总是空空的。我只知道三件事：

- 一、您是高个子。
- 二、您很有钱。
- 三、您不喜欢女孩子。

我猜我可以叫您“敬爱的不喜女孩先生”，但这有伤我的自尊；或许我可以称您“亲爱的有钱人先生”，但这似乎对您很无礼，好像您唯一值得提的就是钱。此外，富有是一种外在特征，也许您不会富有一辈子，很多聪明人都在华尔街栽了跟头呢。不过，至少您的身高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决定叫您长腿叔叔。希望您不会介意，这只是个私人之间的昵称——咱们不要告诉李佩特太太了吧。

还有两分钟十点钟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我们的一天被钟声分成一段段的，我们听着钟声按时吃饭、睡觉、学习，这使我格外有活力，每时每刻都活得像个消防员。听，铃响了！该熄灯了。祝您晚安。

瞧！我多么守规矩——这得归功于格里尔孤儿院的训练。

您最最恭敬的

杰瑞莎·艾伯特

9月24日

于费格森楼 215 室

敬爱的长腿叔叔史密斯：

我爱大学，我爱您，因为您送我上了大学——我真的非常非常快乐，我兴奋到难以入睡，时时刻刻我都这么兴奋。您无法想象，这里和约翰·格里尔孤儿院是如此不同！我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地方。我真替那些不是女孩子和不能来这里的人感到遗憾。我深信您年轻时读的大学不会有这般美妙。

我的房间在一栋塔楼上。在新的医务室建成之前，这里曾经是间传染病房。塔楼的这一层还有另外三个女孩子：一个已经大四了，戴着眼镜，她总是叫我们安静一点；还有两个大一的女孩子，萨莉·迈克布莱德和茱莉娅·拉特利奇·彭德莱顿。萨莉一头红发，鼻头翘翘的，对人非常友好；茱莉娅出身纽约名门，她还没有注意到我呢。她们俩住在一起，我和那个大四的姑娘住单人间。一般来说，大一学生住不上单人间，因为单人间很少，而我甚至没提要求就得到了一间。我猜注册处的人认为有教养的女孩是不能与弃儿同住的。您看，这也是有好处的呀！

我的房间在西北角，有两扇窗子，窗外风景宜人。同二十个人在一间宿舍里住了十八年，如今独处一室，感觉格外轻松。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地认识自己——杰瑞莎·艾伯特，我想我会喜欢她的。

您觉得您会吗？

10月1日

她们正在组建大一篮球队，我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虽然我身材瘦小，不过我动作敏捷、身体强壮呀。她们还跳在半空中的时候，我就能从她们的脚底钻过去抢球。练球很开心——下午出来站到田径场上，和那些红的黄的树在一块儿，空气中到处都是焚烧叶子的气味，每个人都在笑啊叫啊。她们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女孩子了——而我是她们当中最为快乐的一个！

我本来打算写一封长信告诉您我都学了些什么（李佩特太太说您想知道），但是第七节课的钟声刚刚敲过，十分钟后我就得穿着运动服到田径场上去。您希望我加入这支球队吗？

您永远的
杰瑞莎·艾伯特
星期二

又及（九点）：

萨莉·迈克布莱德刚才把头探到我的门里。

她说：“我太想家了，我快受不了啦。你呢？”

我笑笑说：“不，我想我可以克服的。”至少想家这种病我是绝不会得的，没听说过有人会想念孤儿院的，对吧？